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
卷之十七 連尾生吐胸中五嶽

金母晝見旗翻，坐猶虎尾；舉山春生襁負，眠則豬頭。論補天煉石之奇，不覺鼻端出火；懷布地成金之願，何能舌底生華。青氣跪陳：「願率紅苗三百人，攻島賊自效。」侯壯之，命與魔姪款。青氣曰：「酋已孑然無偶，渠為明副參室中人，無再暗理。前已矢言於甘使君之前矣。」侯歎息，令其隸賀蘭侯麾下，進搗群網城，青氣自去。木蘭獻密計曰：「智當滅，而累敗不至死者，恃其師啞喻所授之藏神盒也。請以吾二弟子飾島女惑之，彼胸中之黑業未完，頂上之朱霞將盡，第見可欲，當舍其身。吾暗護弟子，乘間取其盒，砭師誘戰，針師設伏擒之，此妖可殲也。」侯與餘君，皆書空作「好」字。時索教諭以飛箋達，侯付餘君啟之云：

暖孫呈事：瓊汗城臥病，奇功以讓隱裔。職宜戴罪者不一端，我喉猶念其前功，矜其後敗，封章入告，與隱裔俱賜五品頭銜，寵莫大焉，恩難酬矣。前以騎尉告身，密給原子充，彼感激圖報。來信云：嚴賊近與梅賊爭契童有隙，梅移駐顯教島城，縱情獨樂。日購中原善謳兒，配以蛋女為偶戲。近聞瓊汗城為官軍所收，求援於紅毛，約以舟師相濟，紅毛尚無報書。嚴恃妖僧剛上人術，時擾漢營，意欲自長群網城，不復與梅策應。職思此時，殆二賊將敗之機也；前木鎮勇略可任，請端以嚴事責之，海西侯率職等進剿賊首，譬如怪鳥不同巢，弋取良易，狼狽相失，自不能進退，兩頭蛇之腰中斷，則頭皆可埋耳。惟侯與都台，一心運用，經權變通，電掃雲驅，佇望三捷，謹呈請進止。

餘君謂侯曰：「索教諭真能用兵者，針砭二師，可與天女及其二弟子，先赴群網城，行前計，僕自與侯繼進。諸君坐披《四靈圖》，無慮惡鱗漏網耳。」燭生告曰：「前出使之歐陽敏、東郭超，頃已報命麾下矣，乞詢之。」侯命入，長揖就坐。陳在紅毛日，適梅颯彩徵其國兵會島中，其君復書，許為外應，實則給之。從某二人策也。梅賊若敗而投之，如執牢豕矣。侯大喜，將以佐郎頭銜酬其勞。辭不受。餘君問前時同出使之上官雄，東野俊，可相值否？二人泫然曰：「均不辱命，歸途歿於颶風，舟者僅存一人，歸告某舟也。」侯與餘君及燭生，各涕泗，奏請恤其家。二人長揖去。侯問餘君曰：「設賊不投紅毛，則奈何？」餘君答曰：「不患賊之不外投，惟患我不能敗賊。」侯愕然。餘君曰：「賊黨十倍於王師，往往得地利，海西侯雖勇，望洋則驚。神策兵固精，入險將困，非先奪之魄，何以取其顛？僕則必有道矣。」退入密室，呼解魚告之曰：「吾今世為大臣，來赴國難，汝當勉圖報國，方不負吾。」魚惘然曰：「奴以身事主，不敢貳心，雖工妍笑，未親叱咤之項王；亦解清謳，不隸雅歌之徵虜。荷戈則無力，草檄則無文，何以教之？俾洩勃之棄穢，見蓄醫人；櫻樞之芟株，受裁匠氏也。」餘君曰：「聞梅賊喜新聲，耽外嬖，汝能潛入賊巢，間賊心腹，令彼為處堂之燕雀，失水之蛟螭，吾自有策護汝還，不為賊害耳。」魚躍起，拜而言曰：「是則所能也，且不至失身。」餘君曰：「國事至重，小節何兢兢耶。」遂出，送二師及木蘭師弟，指解魚謂木蘭曰：「是兒亦吾用計人也，天女盍護之往來，如兩高弟乎？」木蘭諾曰：「昔范蠡存於越之宗，陳平解榮陽之厄。不出美人，中丞則不施關伯之口，兼藉伍參之肉，攻瑕之勝算，投餌之玄機，敢勿盡心，以期援手。」遂辭解斯侯餘君及幕客，與僕兒魔姪，偕二師去。

出鞍門，解魚請曰：「阿魚苦非健步，遑及神輪，有所以善追隨者，則幸矣。」針師曰：「是何難？但入吾袖中，悲歌一曲，不翅御風行也。」魚視師袖中，彷彿人徑，牽裾延緣而入，即在山溪間。小憩石磴，見餘君與求博士自林中出，謂曰：「汝有顯教城之行，吾與博士制新曲，須《大石調》歌之。」出譜相示，題曰《哭荊高》。博士囊中鐵笛一，弄音特高，魚按譜而謳云：

萬古聽風蕭，太無聊，仰天而嘯。攀於期仇也難報，太子丹心也徒勞，只博得燕人血染秦庭草，寒水滔滔。熱腸盡洗天將老，莫誇年少，坐上衣冠都白了，竟千年變徵哭荊高。虎狼當日相遭，奈何嘗試屠狗刀，擲龍泉劍讀龍韜，便教舞陽亦作好兒曹。

歌畢，聞針師呼曰：「歌劇好，請出袖中矣。」餘君博士俱不見，躡身一躍，仍在針師前。木蘭曰：「吾送汝至梅賊營，當呼為教師。」魚唯唯。木蘭變男形為梨園部長，挈解魚行。至顯教城，投逆旅，主人問：「何方佳子弟？來此都作吹簫客耶？」木蘭曰：「遠道之人，聞大元帥延攬秀靈，故不惜希光望澤，甘蹈貿貿然之譏。」主人曰：「若以此兒進獻，如照十二乘之珠。易七城之璧，不世珍寶，悅目豔心，大元帥樂不可支，見猶恨晚矣。某當為先容，得意時幸毋忘雄薦耳。」木蘭曰：「小弟子得伴食於群兒，賢居停當騰聲於東道，倘邀一顧，終感三薰也。」其明日，主人詣梅言曰：「元帥為葉公之好龍耶！有龍陽之秀解魚，未能羅而致之也，恐天下美人，皆為魚泣矣。」梅色動曰：「設命之來，而美不過人，汝不畏帑戮乎？」則叩頭曰：「人過美，薦賢者何以贈之！」梅曰：「免門戶之搖，進咽喉之職，何如？」乃出引解魚入謁，將至虎皮座前，梅躍出，攜其手曰：「郎從幾重天上來，毋棄我，隨風墮黑窟底，令我搔爬不著。」魚謝曰：「楚南之鄙人，少習聲調，規模粉娘，仰大元帥噓植秬華，敢以微軀為托耳。」梅曰：「是何解人，攜郎來島？」對曰：「故教師東門，導之誕登，奴得所師，自還中原也。」梅以金帛數事，命魚酬教師，因與為別。魚至逆旅，陳梅蠱惑狀。木蘭笑曰：「阿魚好為之，吾自去策兩弟子。」出蘆管一枚，授魚曰：「事脫有急，向管中訴，吾自知之。」魚跪請曰：「阿魚以不貳之身，侍中丞，永矢無玷，師有術相援否？」木蘭曰：「夫心，身之君也。心常清，身自寧。故神仙有空欲之丹，無避淫之口。」魚叩別，入梅帳中，來教僕者已數四矣。

木蘭盡以所酬金帛給主人，徑還群網島，二師迎曰：「袖中人已言鳩鳥之媒乎？女弟子迎其師未歸，倘相值也。」木蘭訝曰：「吾不須迎，彼將奚適？為紫宮之一雄，而失漢皋之二女，孰是其愚也，果爾，吾往覓之。」二師皆匿笑，木蘭偃起居賀蘭侯，噩青氣已侍側，謂木蘭曰：「天女一夕不見，亡卻明副參兩室矣。針砭二師遣人物色，故知之。」木蘭曰：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豈無泉州故伎，以植杯獻飲者乎？」賀蘭曰：「頃者北間有二蛋女，欲佐某飲興。某以解斯侯同心滅賊，彼尚睽隔，未敢獨事荒淫，命出帳伺傳呼也。天女其察之！」青氣以賀蘭命傳蛋女入，木蘭視之，覺粉白黛綠中，得未曾有。二蛋女前為木蘭禮曰：「吾師從顯教城歸耶？」木蘭出晶鏡照之，則採兒魔姪也。喜謂兩弟子曰：「二師為易形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遂告賀蘭曰：「乃知逐水之桃花，曾是臨風之玉樹。傳衣傳鉢，昔追弟子之分經；為雨為雲，今被仙人之借箸耳。」賀蘭起謝曰：「幸未有唐突，不見罪尊師！」木蘭以二蛋女辭去。至嚴多稼帳外，命二人匿跡，自隱身入謁。適多稼與剛上人話前夜事，剛曰：「餘述祖辱吾以三木，吾故假迷香蕩其心，俾之耗神思，失機勢，雖三日而復其所，當不能治兵。點金點石二魔道偕來，力足困我，幸吾師授以立命至寶，永保無虞。竊謂將軍若此憂勤，而大元帥漁獵治男，遽離心德，曷以成大業乎？」多稼曰：「師不知此中之好，破國亡家而不悔者，古大有人，我亦正坐此病。彼之才識，未必高過嚴先生也。抑有謔詞相叩者，人稱僧室其徒，師果何門之人，而不屑由徑。」剛笑答曰：「曩者誠未能免俗，即今將軍與元帥力爭鱗味，未嘗無長林豐草，見獵生喜之情。瞽聞之，二五妙合，非陰不成。故大德持世，施濟先由配偶，至空門之學，毒龍亢悔，就燥則易滅，就濕則常生。吾願將軍易外為內，以其餘豔，波及緇流，試看老僧，定不拘拘於戒律耳。」多稼曰：「自今閩外閩中，須共諮度。」呼其心腹賊諭曰：「近與上人議，無招媚重，而致妖女。徵色之使，可易其規！」其心腹賊諾而去。

木蘭出謂二蛋女曰：「乘時用謀，須不為處女而為脫兔矣。」二蛋女請曰：「奉教以來，一湔舊污，返乎初白，設彼口槽之豕，輒欲嘗醪，食葉之羊，從而齧竹，弟子實無善刀之能。吾師示完璧之道。」木蘭袖出絹紙，中畫仕女，身寸餘，而肌發芳膩。豐柔自成，舉止非常，坐立時作。惟不聞笑言，授採兒曰：「日則置之懷中，夕則呼以己名，少沃酒灑，畫中人必能代汝執役矣！」又以一丸授魔姪曰：「賊相犯，即吞此，能狎而不能染也。剛和尚死，便與謝姊揮雙戟出賊巢耳。此行乃平島賊之關鍵，二弟子其慎之。」二蛋女拜辭。

木蘭自還，謝二師代飾之術，採兒魔姪，裊裊入市中，遇島人四五輩，環問曰：「何方細娘？來新都覓寢食。」魔姪搖首指其口。採兒出紙筆書字曰：「蜀妓阿謝阿魔，恐不通土音，以筆對。」眾驚歎曰：「黃金白璧，獲者不勞，寶劍名琴，好之而聚。聞

大元帥求男。近得龍陽人解魚，今將軍求女，斯二美人翻來，非時數使然歟！」因亦書字云：「此間嚴將軍，正覓蜀姬未得。如願侍戎幄，須易蛋服為蜀妝，又鉗口非禮，可為巴渝之音。將軍無勿解也。」採兒乃為閩言曰：「煩為通使，入帳易衣。」眾大噱曰：「彼鼓舌作吾輩語，亦頗可聽，狡哉！」此四五人，即木蘭所見多稼之心腹賊也。引二女伺帳外，進達前詞，多稼命易衣入，剛密言曰：「漢營多謀，須防美人為謀，見面吾自知之。」二女迤邐入叩首，剛注視採兒，謂多稼曰：「阿謝甚有理意，可令參禪。」多稼曰：「師既悅之，請以侍禪席，我自擁阿魔耳。」剛曰：「雖然，吾竟自取，非輔道也。」魔姪曰：「事上人，亦將軍帳中伎也，何畛域乎？」多稼喜曰：「阿摩真解語花，令我心癢欲死，師謂美人為謀。有諸？」剛曰：「斛斯貴餘述祖，以西施鄭旦行成，將軍亦何必有遠圖，吾甘與阿謝入山，為比丘僧尼矣。」採兒響聲曰：「夫吳越，兩敵國也。遂有文種行成之事。今朝廷視島中叛民，如疥癬蟲，不直一刀圭藥。斛斯諸大臣，安用此下策為。故失言之咎，多由於不知量，竊為世人恥之。」剛斜睨而謝曰：「女辯士，何乃蟻視海濱豪俊也。」

是夕，四人極歡宴。多稼乘酒興，攜魔姪入寢室。魔姪亟吞其丸，忽倒枕上死，鼻息奄然。多稼大驚，不識何疾，遣婢問採兒：「女伴之疾，向以何藥物治？」時採兒方以所飲殘瀝酌畫中人，剛已臥幃中，摩厲須矣。即答多稼婢曰：「小妹向無此病，恐中酒所致，待過厄時，勿藥自愈。嗣後酒過勿相近，終駭人也。」婢還以告，多稼歎息曰：「吾非痛飲，不足以起衰陽，美人惡酒，無枕席緣矣。」仍與婢接，消酒力焉。魔姪夜半乃蘇，後多稼暇時，僅與昵語，竟不能沾其身。木蘭保護之力神也。採兒潛匿床後，以規畫中人之代役，聲音笑貌，竟若分身。問剛曰：「上人平生，亦有意中人否？」剛曰：「明化醇之妾採兒，與吾周旋旬日，而不得遂所欲，至今不釋於懷，窮於數也。卿若與吾數盡，何畏圓寂耶！」又問曰：「上人戰陣必勇，何不速擒漢將，以報嚴公？」剛曰：「漢營智謀人至多，苦無勝法，亦無死期，蓋持有寶物藏吾真神也。」又問曰：「此時上人神在何處？」剛曰：「交會竟夕，神依汝壺，存亡一時，神在吾盒。此中消息，與卿共之，聊以此持贈，但空盒無同心結耳！」遂出盒暗授，採兒默祝曰：「阿謝，速以盒轉贈我。」條有纖手觸於旁，捫之，宛然是物也。採兒擊之出房櫳，審視盒中如雞卵半分，作蔚藍色，乃啞喑喻丹冶所成，莫名其實。雞既鳴，畫中人仍入採兒懷抱焉。剛欠伸起，謂採兒曰：「卿何戒且之□耶？」答曰：「竊據半枕，實歉於心，預啟上人蓄髮之年，執巾櫛以伺耳。」剛大饜足，出謝多稼而誇異之。多稼曰：「阿魔亦慧，而不勝」澤，有愧於阿謝之賢勞。」魔姪曰：「將軍自有敵場，向塞井夷灶之區，而揮戈躍馬，甚非所宜也。」多稼亦快意。心腹賊進曰：「漢營有自稱故紅苗王者，索上人戰。」多稼以驍賊千人出島，剛繼之，謂多稼曰：「昔噩青氣不見信任，固嘗銜之。今兵敗降漢，乃來島上揚威，將軍請督陣，看縛之。」時紅苗二百人，奮勇搏戰，驍賊千人，殺傷過半。剛大叱前曰：「噩酋，顧此何地？而擅逞凶鋒。先曾奚落吾，吾大度，尚不之校，茲敢藐島中無人，特就死地耶！」青氣答曰：「智誓昔已無陽，今將喪元矣。」倚槍射剛，一發而中其胛。剛不及用術，輒倒地。青氣以槍徑刺，多稼大呼：「窮首毋得害吾師！」亦舉槍相抵。驍賊救剛起，掖還帳中，多稼力不敵青氣，亦敗歸。視剛面黑黯，喘如牛，蓋青氣之矢，用苗中草藥煮其鏃也。多稼對之而泣。魔姪勸曰：「仙者不死，何戚乎？」命群婢進酒卮，為將軍解愁，剛以手作勢，向採兒索盒，採兒扶之內，以藏神盒送懷，剛扶病咒七遍云：

形壞神存，鬼母逃奔。千年不化隨混元，天蒼地黃，奠魄而安魂。不死尋吾□師尊，若死難尋□師尊。

咒畢，盒忽不見，剛氣絕焉。採兒大駭，以告多稼，賊黨俱震恐。多稼命心腹人出營買採具，二女暗約，將伺剛殯時，舉哀為號，還報師命矣。採兒入視剛屍，微聞壁中有呻吟起者，小語云：「噩酋且勿喜，阿謝且勿悲。吾生矣，同心盒在口中，採取之，則神還殼也。」採兒如言，啟其口，盒自喉際躍出，剛復生。坐起，採兒大怖。剛以盒付之曰：「吾必碎青氣首，以報箭仇。出戰時，仍還吾盒。」採兒復喜，以告多稼，乃連飲三日，名曰不死宴。第四日，針砭二師索戰，剛自赴之。採兒竊其藏神盒，以偽者易之，剛不知也。徑出群網城，呼曰：「何物點金點石，敢與智誓決勝負耶？」二師張左右翼以出。木蘭設伏海上，引龍君介士百人，為蜃樓化雉之陣，按年月日時，以四蜃母領之：

年辰之母曰厲氏，月辰之母曰豐氏。

日辰之母曰庫氏，時辰之母曰咸氏。

日辰之母曰庫氏，時辰之母曰咸氏。

砭師呼弟子六人，以石破旗七，立東南隅，針師呼弟子三人，以金埋旗八，立西北隅，二師吐火為四面之羅，吸水為當頭之蓋。剛化兩金剛，持兩杵，一從西北隅入。針師弟子鐵錚、金鳴、錫鑾，三人呼曰：「剛和尚盍視吾旗？」剛所化之金剛，望乾地倒。三人鼓勇擒之，瑟縮為木鐸，杵即其舌也。一從東南隅入，砭師弟子碎土、磕土、堊土、磬土、宕土、磷土，六人喝曰：「石破矣，安得剛乎？」剛所化之金剛，擊一旗而舞，七旗裹之。由巽地騰起，八人自下呵氣，即墮為石卵。杵乃小石筍焉。剛坐地大笑曰：「金埋不能埋，石破不可破。如智誓何哉？」二師及群弟子皆叱曰：「自有破汝埋汝之處，雖欲就噩王借茅庵延喘，何可得耶？」剛大吼，飛行至海上。四蜃母蹙之，樓閣四面，妖嬈倚雲，貝珠千層，綺麗成霧。剛歎曰：「樓中冶容，雌雉所化，彼不予避，亦何為棄之？且有命在天，海間桑濮，於僧臘不宜有損折耳。」徑變海客，入北樓，與咸氏狎。咸曰：「時未可也，盍視庫姊？」客入西樓，庫氏辭曰：「會合當以佳日。」入南樓，豐氏微嚬曰：「是月也，屏惡客，況入月乎？厲氏妹須子久矣。」客興極不可忍，入東樓，厲氏迎謂曰：「妾之待君也，亦有歷年，但妹不先姊，請召彼三氏至，均合其歡，何如？」客哀懇曰：「誠在小妹，吾何能折柬招哉？」厲乃以蠶殼憑檻而吹，咸氏、豐氏、庫氏畢至，謂客曰：「一牡四牝，眾寡不敵，以群老蚌而制一明珠，兒雖強，攝於母氣，能無怨乎？」客曰：「吾方借群陰煉孤陽，死且得所，不敵吾者，必碎其蚌。」咸氏先與媾，奪其時命。庫氏繼之，日命絕矣。豐氏厲氏再繼之，年月命已歸於無何有之鄉。剛復其本形，取藏神盒，是採兒所化之假者，剛和尚魂魄悠揚去，尋其墳師尊云。多稼聞剛上人死，持槍出門，青氣亦持槍與戰，凡半日而擒多稼。賀蘭率神策兵百人，收復群網城。賊中之採兒，已與魔姪持兩戟出，殺多稼心腹賊十數人，與官兵接應。群網城出降之賊，幾及千人。剛上人所染島女十二，頗習小術，各叱紙鳶遁去。二師投金石彈二枚擊之，鳶死，女墮地。分給降賊之渠，賀蘭乞針師為捷書，上斛斯侯並餘撫軍。針師曰：「山中人強作露布，猶以鴿舌學鼉鼻參軍也，不可祭歟。」賀蘭曰：「他禽畢竟不能為也。」書云：

群網島偽將軍嚴多稼，附賊為亂，如梟獍之相濟，惡不可名言；虺蜴之互乘，毒從無避法。俾海內有枕戈之警，而寰中蒙遺懼之羞。所賴天誘其衷，自貽伊戚，徒以蠅營之爭男嬖。遂如豺祭而兆內訌。其將敗也，倚妖僧為長城；其合誅也，賊重臣若反掌。王師之怒有赫，元老之猶壯焉。某日，天女鄺仲離，役使兩弟子兒魔姪，飾蛋女人賊營，兒乘間易智藏神盒，針砭二道人，設伏與戰，引入海上。天女幻四蜃母，戮於樓中，多稼恃勇出戰，為故紅苗王噩青氣所擒。凡是膚功，均堪色變，謂妖不能死，而死於何有之妖。多稼雲寇未可擒，竟擒以新降之寇。蛾眉雙戟，使大師無處藏神；蚌殼四樓，欲奇鬼為之奪命。敬德工於奪槩，終界鄂封；彥章枉自名槍，遂為唐虜。心腹賊芟夷殆盡，香粉人衝舉末由。謹獻囚一名，妖孽全骨，戰陣之圖五形，斬俘之冊二本。村莊民物，不改舊觀；旌旆軍容，重瞻新象。嗚呼！攜來父老，無方招兒女之魂；望去骷髏，有幾築鯨鯢之觀。天討彰於一夕，人情快以百年。此賊俘而彼賊之膽亦寒，前軍捷而後軍之機立應。敢以聞諸執事，希惟慰厥哀哀。年月日時，分兵攻群網島城，海西侯賀蘭觀謹狀。

書畢，將遣使去。傳斛斯侯與餘撫軍率木宏綱至。賀蘭出迎，斛斯侯致謝曰：「吾固知海西成功之速也，」餘撫軍取諸懷中，乃賀戰勝詩二首，木蘭詠之。賀蘭辭不敏。

麟閣崇名最上頭，乘風更度海山秋。

國家長治翻多難，膂力平添肯少休。

終許婦人禽未萬，每忻列宿斬嚴尤。

占僇已報前師捷，要刻奇勳作酒籌。

【桑從事筮《易》知大師已克群網城近制軍中酒政皆彩克捷之事】

己力天功敢或貪？勝須輕百捷輕三。
賊迷魚在釜中泣，我度兵非紙上談。
不藉軍聲韓與范，何勞客號短同髻。
待消氣□天戈偃，競病詩成黯自慚。

斫師以捷書送斛斯撫軍，皆擊節曰：「天女之散花手筆耶？」賀蘭笑曰：「乃是點金者餘事。」二君咸動色，針師曰：「若令張秘書為之，豈但有此。」語未竟，張弓脰求旃，與桑燭生皆至。各相見畢，撫軍曰：「從事斷爻詞云：『不耕獲，不菑畲，』知多稼無用矣，賊安能逃易象哉？」燭生曰：「求博士披《四靈圖》，僅露一虬，已遭割耳罰矣。乃張秘書之一麟一鶴一螺，合成靈奇細三錦，俱不得微，反為虬家所奪，以博士原非故弄禁部錦者，當時中丞調秘書三錦，如群網城；博士一錦，乃以偏師破之也，茲亦驗矣。」木宏綱進，謝靈青氣曰：「吾誓死克群網城，縛嚴多稼。君竟先我著鞭，為國家戮力。固無分彼此；然誓言具在，何以對諸將士乎？」拔劍欲自絕。斛斯撫軍同勸曰：「故鎮切於報國，遽為烈士之殉名，第將士或蠢愚，以為嫉青氣之功也。」木大呼曰：「若是，職何敢死耶？」斛斯侯命牽多稼至，青氣縛之數重，由劍山箭林。矛垣斧穴而入，詰以逼齋梅颯彩反狀，多稼自稱無福為佐命之英，有心慕見危之士。撫軍怒曰：「狂悖之詞，先誅輔頰，青氣揮老拳鼓之。齒隨血落，尚支吾雲，逼反何據？」青氣呼騎尉告身原子充證曰：「汝造船黨最多，出與官騎敵，梅賊不欲害成大尹，汝拔劍詈曰：『不出圍城殺長官，吾先斷爾首。』非逼齋而何？」多稼怒曰：「吸髓小奴，輒敢誣背上尊長，真鴛蛋之不若？」撫軍面微□。賀蘭吟喝曰：「受人之媚，反忌人之忠，其口可惡，其尻可刑也。」命青氣用貫耳箭之半，插其鬻孔。斛斯侯笑曰：「此可以報原騎尉矣！」復詰智瞽淫僧，聚而污亂，可悉數其罪乎？多稼歎曰：「閩人嗜男窟，不及北人之兼收。」魔矧質之曰：「嚴將軍，尚識阿魔解語花否？我有疾，不能事將軍，夕以婢替，智瞽十二，將軍倍焉。北人有是甜縱哉？」多稼不能辨，斛斯命取赤棒對刑之，名一百，實二巡矣。撫軍命懸竿焚智瞽之屍，置多稼檻車中視之，火既舉，多稼閉其目。青氣以鞭撻之，未敢不仰面也。火將半，頂骨裂開，有小人不及尺，起於雲際，聞有人說偈曰：

禿妥禿妥，休訶，休訶。我錯過，過錯我。龍剎那，沙蟲剎那。色落羅，羅空落火。羅空色火知來果。噢！婆蚌蚌婆，挫磨磨挫剛呵呵。咄！剛呵，剛呵，大千螺贏生蓮朵。

隱隱見小人頂禮，向北飄忽，木蘭曰：「斯堦啞喻為詭偈以欺世人也。」二師曰：「剛和尚已幾於武皇之屍解矣，若迷復如此生，必將下世與吾道角，劫理安可窮乎？」斛斯命銜智瞽骨，雜牛馬揚其灰。多稼驚死檻車中，槓以水稍蘇，然已垂斃矣。急召屠者支解之，以首級馳送京師。

是時梅賊在顯教島城，聞變，惶懼不知所為，惟惑乎契童，但竭生平歡，身命付之度外耳。解魚諧媚，可謂無雙，而交接之場，不盡如梅意。有連珠兒者，其身善掌中舞，疊股伎倆，能人之所不能，梅壁之，視解魚有過無不及也。蓋解魚寵專房，名藉海宇。珠兒故廬江郡人，本陳姓，世奉朝請，其翁以貪墨敗。珠兒十五歲，浪遊入粵，為艇客椎鑿，習時俗謳調，泛海投島中，亦由解魚逆旅人以進。至是獻讓於梅曰：「原子充通書索教諭，得騎尉官，解魚羨慕不已，語予曰：『子充亦我輩，致身青雲，從寇不如從王也。』予責以元帥愛汝，過於生身，安得為此妄語？魚□目曰：『若等不知死所，反責忠義之人何哉？』及嚴將軍被擄，與子充對獄，言詞互抵；魚又罵曰：『多稼授首於子充，以報子充之捨身。宜矣，尚欲□罵耶？漢營惜未割其舌。』及將軍被磔，魚暗泣曰：「原子充不先降，戮且波及矣。我羈縻於是，他日未必有完膚。」夫魚之心腹腎腸，不附元帥久矣。何不速驅之，免於原騎尉之續。」梅聞言，毛髮倒立曰：「呸！無怪斯蛋之左撐右拄，不暢吾欲也。」呼使促之來。魚方念餘君，淚承於頤，見梅不及飾。梅怒詰曰：「此急淚為誰設耶？」魚婉陳曰：「偶憶鄉里，不能忘兒情懷，大元帥愛甚掌肉，有何不遂，而為□惶之形？」梅曰：「臭奴！既不戀我，亦不思家。惟以不如原子充投漢營，賣主得騎尉為惆悵耳。我即若嚴將軍敗亡，誓不欲臭奴殉難，爾可自去。」命左右褫其鮮衣豔絜，逐去之。魚殊出不意，暗取蘆管，訴其事於木蘭。聞遙答云：「未可便歸，求佩刀自刺，彼必固留，曲意綢繆之。盡得其虛實以報，吾自策汝歸也。」魚乃號泣墮地呼曰：「兒不能得元帥歡，以遭放棄，天下大矣，再無憐我之人，不如速死！」徑自脫衣絜，登體耀眸，就掣梅佩劍，左手欲自刎。梅驚且痛，奪劍擲地，抱魚置懷中而泣曰：「憨奴！爹自假嗔耳，乃求死切切，視短小性命若兒戲耶！」回睇連珠兒曰：「廬江小兒，幾以舌劍，殺汝龍陽兄長矣。」珠兒笑曰：「解哥自元帥腸胃中人，予知其根深蒂固，而姑以蜚語中傷之，冀有所撼，今而知不自量也。」向魚叩頭謝魚曰：「弟譖兄，兄亦不怨。嗣後合歡床中，不分畛域，同傾心事主，不得當者，如兄自殺之例。」梅大悅，擁兩小於膝，命曰：「二子協和，吾早晚死亦可矣。」

是夕，為長枕大被之樂，梅誑珠兒曰：「魚兒來歸，混沌之竅，自我而鑿，汝猶幼年，若駟馬之輕車熟路；則先我嘗試者，已有幾賢。」珠兒呢曰：「解哥未嘗遇仙也，故元帥得其元。兒在粵東，曾為仙者所狎，故初與元帥接，不復作羞澀之態，實則一賢耳。」魚問：「第所遇仙者，其器用如常人否？」珠兒曰：「視元帥戰械，直可包絡其二三，然稍得親炙，彌覺其甘，不似吾哥，每舉必涕泗。」梅撫床而歎曰：「嗟乎！吾不得仙術，博二子之甘，宜為所鄙夷也。第仙者交珠郎，亦知珠郎為吾所交否？」珠兒曰：「奚不知也。仙者姓名為連尾生，往來粵東西，楚南北，求得真龍而佐之，謂兒當承第一貴人精氣，官至侍中，故傳其地戶闔辟之能，名曰裴航白，愛兒而子之，爰易連姓。」魚獻謀曰：「連仙既知元帥為第一貴人，何不因珠弟以求其蹤，得奉為國師，拒徵島之將，何憂乎斛斯賀蘭？何畏乎木蘭點金點石？」梅大喜，擁魚而贊曰：「佳兒一言，助爹成伯王之業，且因是厲吾戰械！」珠兒曰：「厲械而不為所包絡，仙者當有真傳，如解哥之說，旁求此賢，兒亦有蹊徑。」梅復擁珠問曰：「何言之？」珠兒曰：「仙者送兒來島中，曾云元帥知我，不當向草蘆三顧，從靜夜焚心香，我可自至。」梅曰：「吾心中那得好香？即有，如何剖心出之？」珠兒曰：「仙者自授兒以心香三瓣，雲急而求仙援，此香盡人可焚也。故兒在兵戈中，不懼戕害。」魚問曰：「今夕何不取香焚之？俾兒亦遇仙，或親炙焉，丐其甘處。」梅曰：「既有心香之舉，吾先洗兵，二子亦滌器。」於是各推枕起，沐浴逾時。俱著淨服，珠兒探胸前絲囊拈出黑丸一。梅向空跪禱，然後焚於獸爐。又移時，天將曙矣，一鶴飛至，銜書一緘。珠兒開視之，云：「兒主人需阿父甚殷，寅刻便來，帳中不宜囂矜，令敵窺測。」珠兒以示梅，島中號令如常，頭目無逆國師者。臨時，一治容少年，姿致嫵媚，紆步入帳。梅俯身門左，少年扶起，攜手入內寢。珠兒笑迎曰：「仙父，來何遲遲耶？」少年曰：「小兒饒舌，元帥心香密傳，尾生貿然之來，深恐誤軍旅大事。」梅跪拜致詞曰：「紉肆小夫，為島民擁戴，前部戰歿，不旋踵將亡。先生幸有以教之，救其水火，固其宗枋，島中額慶無任矣。」解魚亦稽首，執猶子禮。少年曰：「海上盛傳魚美人，見面尤信。」魚赧然曰：「珠弟秀惠，魚何足符之？」梅拜問先生淵源，及道法所際。少年曰：「尾生與已化之智瞽，同師張匪山人，為五斗正門，遠祖道陵，近宗張魯。瞽見堦啞喻而悅之，更師左道，致為鄙仲離輩，劉淵門徒，以詐力滅，尾生固將為瞽復仇，以報匪山人也，至尾生自習之神智，雖師門有所不知不能，一則曰掌上九河，二則曰胸中五嶽，三則曰一發千鈞擔，四則曰八荒吾闔圖，精微廣大，庶幾為宏道之人。建侯行師，無異牛刀之一割。元帥禮遇獨隆，略陳其概，幸無泄焉。」魚聞言付曰：「連尾生之道高若是，吾撫軍何以勝之？」取蘆管告木蘭。聞管中答曰：「亦與綢繆之。」問其所忌憚，魚私告於梅曰：「兒願以身侍國師，令其用法退敵，且傳枕間秘也。」梅曰：「善乎兒之慧且勞也，爹何忍忘乎？」談次謂尾生曰：「魚也望先生如老子之龍，乞其雲雨，令威之鶴，願學和鳴。若比於珠兒，賜之玉杵，使彼知魚之樂，而吾效雀之驅矣。」尾生喜曰：「珠還或可收焉，魚躍如何羨也。然野人之芹，非以雲報；舅氏之贈，亦將致誠。請試其山中之技，復親於榻側之仁。以今夕行之，於畢生足矣。」

梅遣頭目布大幄，周遭列戟牆。島渠四人巡警，傳聞故鎮木宏綱帥大師圍島。梅患之。尾生談笑請曰：「斛斯貴賀蘭觀自來，吾遣靈官攫之，擲帳下如肉傀儡，餘述祖善鬥雞而不能縛雞，只用小力士嚇之，入床下為郎輩執虎子。宏綱久為遊魂，搏兔不須全力，元帥假十儒卒，供吾指揮，宏綱可擒也。」梅從之，以島人之孱弱者十名聽用。尾生授一物如，令首一人吹之。又出黑漆紗囊各寸許，分授九人，誡曰：「汝十人突圍出，彼軍將必自來追，但一人吹孔，九人開囊，有所獲，則持歸紀功耳。」十人依其策，

開島城衝出。木果引百人追襲，首一人掉頭先回，吹聲如鬼號，風從地起，卷黑雲漲天，九人齊開紗囊，囊俱有一蠅虎躍出，倏忽化為三白虎，三黑虎，三黃虎，大逾尋常。吞吐黑云為戲，兵卒倒地者，多為十人縛去。木大呼：「妖氛何足逞哉！」舉大刀截虎，刀入虎腰腹不得脫。梅驅島人自後掩至，木立殺數人退營中，島勢大振。

是夜，番樂盡作，賓主酬酢之處，魚珠各入懷舉觴，尾生以水陸物產不足供饌，書篆數紙，就筵前咒之。空中來二人告曰：「頃奉靈教，取獲玉女投壺之酒，又彩瑤圃諸蔬果，為下酒物，今並繳進。」即有玉缸盛酒置於庭中，蔬果之屬異形，紛陳缸右，梅及魚珠共嘗之，覺飄然有衝舉意。飲啖既，偕入大幄坐。梅再拜請仙授，尾生曰：「嬉戲易能也。盍觀至道？」魚言曰：「胸中五嶽之蘊，可得聞乎？」梅曰：「先生以爾故，必面命之，爹亦見知可矣！」尾生曰：「觀者無髮聲，但自遊戲。」三人諾之，尾生跌坐氈氍中，解衣裸體，以手摹肚腹，嘿咒約百遍，臍中有聲，類金井轆轤。飯時，白雲滿室，梅與魚珠各相見，而不見尾生。正驚疑問，雲淨處，不復在幄中，三人乃徙倚道院耳。一書生袖出一箋云：「世人擬崑高維岳之賦，惜不能指點之。」引三人出眺，謂曰：「此嵩山少室前亭子也。」從之小憩，聞山後呼萬歲者三。書生曰：「當時以為天子巡幸，偶一聞之。方今聖明在上，繼繼承承之際，無歲不呼，何揭竿之徒，自取湛族也？」梅惶愧汗浹，魚嘿然首肯焉。

有頃，山頂仙樂嘖亮，書生謂曰：「中嶽帝生天之辰，其駙馬都尉自華陰來，為婦翁壽，故宮中為是雅奏也。」三人意殊倦，書生曰：「亭中臥佛石，何不高眠？」三人不覺就石臥，黑甜正酣，陡聞萬壑喧闐，鬆聲豁夢，仰視所歷，非嵩少舊游，見偉丈夫冠帶如秦時，叱三人曰：「蠻荒莠民，登岱何為者？」三人守尾生戒，不敢答一詞。丈夫後一隸呼曰：「謁吾主五大夫而不拜，可乎？」三人同拜，丈夫顏霽，指示登日觀峰路，隸自隨去之。上峰頭，月初從海底湧出，聞有笑語者曰：「東海泱泱，東岱蒼蒼，觀日者昌，見月者亡。」梅始知獲罪之深，天齊示讖，暗以手掐珠兒。珠搖手答之。三人尋下山路，天雞一聲，雷雨大作，下方彌望，皆稽天巨浸焉。澎湃上湧，漸至林間，有大蛇浮水至，昂首直視，若欲手援。三人共挽其頸。惟恐皮質過膩滑，無把握處，烏知頭骨稜起，拳毛繩繩，身手俱可維繫。三人暗喜，以為得真龍提挈也。未幾，蛇尾自拗其首，蛇首左右迎，復左右避，三人簸揚於波濤，分無生理。蛇忽登岸。三人蹣而下，乃在半岩中，仰不見巔，俯不見麓。遇樵者穿徑，不敢問道。樵者憐之，謂曰：「子被魔久矣！斯地為天脊，所謂太行恒山也。死於游岳，徒為餒鬼，盍就吾食？」出芋魁數枚餉之。三人既不敢言，亦何能啖？樵者笑曰：「哉！拾芋作歌去。」三人迤邐沿山腰行，望見尾生在亭子坐，急奔就乞指迷，神思失據，忘乎不測之當前也。土崩石裂，一落殆不止千丈強云：

絕憐剛惡是強梁，不敢先欽道德章。

運去已無續命縵，愁來轉乞返生香。

孤鳴千載洮陳勝，鳳至諸侯右楚狂。

封禪書成便焚卻，豈教漢武踵秦皇。

數峰何氏詮曰：

歌兒無信，繼之以尾生，連而及之。斯之謂連尾生也。

五嶽起方寸，塊壘未消也；胸中吐五嶽，志氣畢達矣。且一人胸中，括萬物而為功，融群情於不覺，何必五嶽之縱橫交錯，以為如取如攜哉。尾生之在聖門，可云充實光輝矣。大而化，聖而神，未之能也。

虞紀四巡，不及中嶽，漢呼萬歲。惟在嵩山，禽慶遍遊，已極凌雲之想，非徒逐日之勞。尾生何人，奧衍若此，將胸中自吞夫五嶽歟？抑五嶽實生於胸中歟？俱不可知。是可於瑪師鏡外，別成元著之超；亦能於織女機旁，故得又元之妙。